

第八届
国际吴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陈忠敏 主编

第八辑



研究

第八届
国际吴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陈忠敏 主编

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八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语研究: 第八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忠敏主

编.-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44-7075-9

I. ①吴… II. ①陈… III. ①吴语 - 方言研究 - 国际学术

会议 - 文集 IV. ①H1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7184号

责任编辑 王 鹏

封面设计 郭伟星

吴语研究——第八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忠敏 主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插页 2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075-9/H·0256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一 语 音

苏州方言连调的变化发展.....	蔡 僖	2
一百年前的宁波音.....	陈佳磊	8
当涂方言“蛇”字的音		
——假开三麻韵字韵母主元音衍变之管窥.....	邓岩欣	19
宋末梦真诗韵与安徽宣城吴语.....	丁治民	32
地名发音之争		
——从常州地名“圩塘”发音说起.....	范炎培	39
大衢岛的方言.....	方松熹	43
跨方言声调对比的基频数据处理方法比较.....	凌 锋	47
试析上海话核前介音的归属.....	骆明琼	53
吴语 f 的音系地位.....	沈钟伟	65
南部吴语流摄一等字的今读层次及演变.....	孙宜志	75
上海话声调调头实验研究.....	谭菊英	86
民国《鄞县通志》的音系.....	徐春伟	92
相逆音变共存的可能性初探		
——以江西上饶铁路话为例.....	杨文波	100
方言接触与吴语旁读音的形成.....	游汝杰	107
温州方言的文白异读.....	郑张尚芳	113
武进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	钟 敏	123

二 语 法

苏州话代词系统的构拟

——内部拟测法、历史比较法、层次分析法的演绎.....	陈忠敏	130
后缀“生”历时与共时考察.....	崔山佳	141
《土话指南》中的指示词		
——与《官话指南》的对应关系.....	大西博子	150
温州方言助词“爻”刍议.....	胡珊珊	159
广丰方言的动词后附成分“着”“起”“到”“住”	胡松柏 钟兰兰	165
上海方言可能补语和趋向补语的结构和语义研究.....	李 壢	171
溧阳（社渚镇）方言倒置双宾句.....	连 琪	181
早期吴语中的“VO 在 L”结构初探	林素娥	189

临海方言中的“起”	卢笑予	197
上海方言的“还是”差比句	钱乃荣	206
宁波方言疑问语气词“哦”	阮桂君	209
东阳马宅方言的指示词系统	申屠婷婷	215
吴语绍兴柯桥话的定指“量名”结构	盛益民	219
衢州市湖南镇方言主要否定副词研究	王琳	229
浙江诸暨方言的“来”	魏业群 崔山佳	240
当涂湖阳吴语虚词“啊”的功能演变及其来源	郑伟	251
启东方言中的语缀“勒厅子”	朱洪慧	261

三 词 汇、文 字

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敖小平	268
若干沪（吴）语词条目再定和词义再释	褚半农	277
广丰方言同素逆序词初探	李政	288
若干吴方言单词音义本字考 ——《吴言越语古今谭》书稿节选	娄关炎	294
绍兴方言中的几个本字	王福堂	303
常州方言“鬼”语词研究	徐颖楠	307

四 社会语言学及其他

论郊区方言在城市第二、三代强势方言形成时的重要角色 ——以北京、缙云为例	陈贵麟	318
兴国山歌的话语权研究	陈金美	329
东大街个记忆（吴语·嘉定话）	陈夏青	335
方言学者关注海宁土白音容长存 ——百年守望的乡音乡愁	高健行	339
如东东部地区启海方言使用调查	何勇	346
用 ArcGIS 制作方言地图（稿） ——以绍兴方言为例	金春华	352
浙江农村留守人员语言研究的构想	兰红新 黄晓东	369
近代上海方言历史研究的新课题	石汝杰	376
家庭语言岛与上海语言生态 ——以一个上海常州人家庭为例	史有为	382
吴语互通度的预测因子研究	王璐	390
宁波腔普通话说略	肖萍	398
后记		404

语

音

苏州方言连调的变化发展

蔡 侯

连读变调规律隐藏在语言内部，在语言的发展变化中相对滞后。最近二三十年来，城市快速扩张，城乡一体化速度明显加快。随着人口大量迁移、混杂居住，苏州方言也处在快速变化中。本文从苏州方言连调角度，一方面描写当代苏州话连调的发展变化，总结变化规律。一方面从该规律入手结合当代近郊方言连调现状来推测城区连调的历时演变。

一、本文考察的范围

连调情况复杂多样，本文只考察复合词等结构比较紧密的情形（有的先生称“广用式、音义变调”），对于述宾、主谓等结构松散的短语/词组（有的先生称“窄用式”）和重叠、数量、数字等比较特殊的情形（有的先生称“专用式”）暂不讨论。

二、苏州话老派的连调

1. 老派连调表格

后字		平 声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前字					
阴 平		44—31			44—2
阳 平	旧词	22—44			22—4
	新词	23—21			23—2
阴 上		42—23		42—21	42—23
阳 上		22—44		23—21	22—4
阴 去	旧词	同阴平连调			
	新词	同阴上连调			
阳 去		同阳平连调			
阴 入		5—23	5—41	5—412	5—5
阳 入		23—41		23—412	23—4

2. 关于“旧词”与“新词”

本文“旧词”指活跃在日常口语中，进入方言历史较长的土语俗词。“新词”是指一些书面语、新生事物名称以及替代了传统说法的部分通语词。部分“新词”的连调与“旧词”不同，主要涉及三个阳调和阴去调两大类。阴去部分涉及的词比较多，因此很早就被观察到（如叶祥苓 1988）。三个阳调涉及的词不多（主要是阳平连调），因此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跨式漂移”或“又读”。实际上，通过苏州郊区大量调查后，我们发现这种区别是广泛存在的，并且乡下比城区有更为严整的体系。

我们也发现，“新词”的集合在各地并不一致。集合内词数多少通常取决于当地的开

放程度。越是闭塞的农村，开放度越低，“新词”相对也较多。比如“算术、钻石”在城区读44—2，但是农村读42—23。另外“新词”“旧词”是相对的。随着词语进入方言时间的增长，“新词”也会变成“旧词”。比如“房东、和平”城区老派读23—21，新派则变作22—44。“棒冰”在城镇和不少农村读22—44阳平“旧词”连调，但在东片郭巷等旧时闭塞的水乡农村读作23—21阳平“新词”连调（棒冰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就传入苏州，但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进入农村）。

三、当代苏州话连调的变化

分为连调式的变化和调值的变化。主要是连调式的变化。

1. “新词”连调向“旧词”连调转变

随着“新词”进入方言时间的增长，一些早期被认为新鲜的事物也变得司空见惯或者成为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东西。这类词就很可能由“新词”连调转变成“旧词”连调。比如前文提到的“房东”，比如说“气象、报道”。后者至少像我（1985年生）和比我年长的人群中几乎都读42—23，但是“九〇后”很多已经读成44—31连调了。

2. 阴上+上的变化：从原本42—23向42—21变化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例词	全	火车	喜糖	小姐	水稻	韭菜	手艺	板刷	手镯		
	次	铲刀	草鞋	土产	炒米	讨厌	土地	可惜	草药		
老派		42—23					42—21	42—23			
陈	全	42—23			42—21			42—23			
	次	42—23		42—21/42—23		42—21		42—23			
钟	全	42—23			42—21			42—23			
	次	42—23			42—21			42—23			
顾	全	42—23			42—21			42—23			
	次	42—23		42—21/42—23		42—21		42—23			

表中可知，全阴上+浊上都已经改用去声连调格式，全阴上+清上未变；次阴上+上一人未变，两人已经混杂（如土产42—21，炒米42—23）。这表明次阴上+上变化更为彻底一些。

3. 阴去+去（“新词”）的变化：从原本42—21向42—23变化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例词	全	信心	化肥	政府	报道	变化	故事	建设	化学
	次	创新	透明	痛苦	气象	控制	漂亮	庆祝	创业
老派		42—23					42—21	42—23	
陈	全	42—23					42—21	42—23	
	次	42—23					42—21	42—23	

续表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钟	全	42—23				42—21	42—23		
	次	42—23			42—21		42—23		
顾	全	42—23				42—21	42—23		
	次	42—23				42—23			

表中可知，全阴去 + 清去都已经改用平上声连调格式，全阴去 + 浊去未变；次阴去 + 去变化有快慢：钟比较保守未变，陈后字阴去已变，顾全变。该变化方向和阴上 + 上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阴去连调在苏州地区有个共性的特点：“旧词”连调同阴平，“新词”连调同阴上。这条规律也可以作为检验某方言是否属于苏州方言的一条参考标准。

4. 阴入 + 上去的变化：去声先向上声合并，再一起向平声合并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例词	全	夹生	钵头	黑板	脚桶	福建	鸭蛋	隔壁	角落
	次	客车	铁皮	秃顶	赤佬	咳嗽	赤豆	铁塔	吃力
老派		5—23		5—41		5—412		5—5	
陈	全	5—23		5—41			5—23/41	5—5	
	次	5—23		5—41		5—412	5—23	5—5	
钟	全	5—23		5—41	5—23			5—5	
	次	5—23		5—41		5—412	5—23	5—5	
顾	全	5—23		5—41	5—23		5—41	5—5	
	次	5—23		5—41			5—23	5—5	

从表可知，阴入连调稳定的有后字平声和入声。比较稳定的是后字上声，三人中顾、钟两人的全阴入 + 阳上变成了 5—23，次阴入 + 阳上未变。后字去声变化比较快，现状也比较杂乱，既有向后字上声合并的，又有再次变化与后字平声合并的，且在每人口中变化速度不尽相同。相对来说阴入 + 阴去稳定些，像“咳嗽”等词还是初连型连调。阴入 + 阳去变化快，很多词已经发展成延伸型连调了。

5. 阳入的变化：混杂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例词	木梳	肉麻	月饼	木耳	抹布	绿豆	蜡烛	越剧		
老派	23—41				23—412		23—4			
陈	23—412		23—41			23—4			23—4	
钟	23—412		23—41	23—412			23—4			
顾	23—41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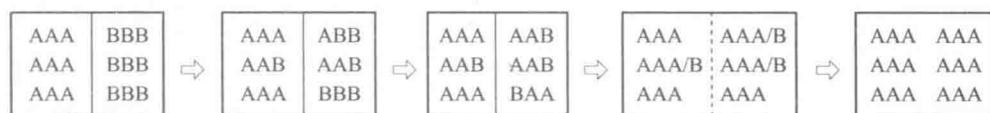
阳入连调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阳入+平很多新派变成23—412。23—412原本只是老派阳入+去的连调格式，中派普遍并入23—41中。新派反而重拾起原本已经没落的连调格式，并且广泛地应用开来，成为阳入连调的强式。

6. 调值变化

主要在阳调后音节上。老派只有22—44/41，新派出现22—23。苏州老派属于简单型连调，到新派已经变成延伸型连调。新派连调实质就是单字调223的延伸。

四、变化的原因和方式

通过词汇扩散使不同的连调式发生混杂，最后归并为一类是连调变化的主要方式。变化先后一般以清浊为界。多数方言点后字浊音的比较容易变化，这种变化再通过一个个词语扩展到清音，侵入的连调式从少数变多数，最后挤占原本格式，造成一词两种变调随意换读而不区别词义。随着旧格式成为冗余逐渐消失后，侵入的连调式就完成了统一。



苏州的连调基本是前主后附型，也就是说前字定调，后字附着。附着成分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连调式。因为后字通常读得响度弱、调值含混，这种不太大的差别很容易同化统一。这就是前字确定条件下连调式简化的原因。

五、城区连调的历时演变

苏州城区方言在有记录前连调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找到现成答案。但众所周知，郊区方言通常比城区保守，也经常被城区方言带动着变化。因此在总结出当前城区语音变化规律的指引下，我们可以从近郊地区语音面貌及变化来推测城区语音曾经经历过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连读调历时发展概貌可以从它分布地域平面上反映出来（钱乃荣 1992）。

我们选取了北郊两个方言点，一个是长清新渔村十图巷，在虎丘山北侧西塘河西岸，离城（到察院场的直线距离，下同）8.3 km。一个是蠡口唐家村，在陆墓蠡口交界处元和塘东侧，离城9.7 km。两地旧时都属陆墓区管辖，方言都无气流分调现象。下面以唐家村为例列出两字组连调表格。

前字\后字		平 声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阴 平		44—21		44—44	44—2
	旧词	22—41		22—23	22—4
	新词	23—21			23—2
阴 上		42—31		42—21	42—4
阳 上		22—41	22—23	23—21	22—4

续表

后字 前字		平 声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阴去	旧词	44—21		44—21 全; 44—44 次	44—2
	新词	42—31		42—31 全; 42—21 次	42—4
阳 去		22—41		22—23	22—4
阴 入		5—23	5—41	5—213	5—4
阳 入		23—41	23—22	23—412	23—4

新渔村方言的连调式和唐家村的基本一致，差别主要在个别格式的调值上。从以上连调表我们可以看出，近郊方言尚处在复杂型向简单型转变的阶段。同一横行（前字声调确定，除阳上、入声）后字平上去无分别，但是均和去声不同。对比城区连调表格，城区舒声部分只剩下上声行才有这种区别。发展到新派，这种仅存的区别正在模糊、消失，由简单型转变成延伸型。入声部分也逐渐混杂，从初连型向简单型变化着。

后字 前字		平 声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阴 平		(一)		(二)	(三)
阳 平	旧词	(四)		(五)	(六)
	新词	(七)			(八)
阴 上		(九)		(十)	(十一)
阳 上		(四)	(五)	(七)	(六)
阴去	旧词	(一)		(一) 全; (二) 次	(三)
	新词	(九)		(九) 全; (十) 次	(十一)
阳 去		(四)		(五)	(六)
阴 入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阳 入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上表由唐家村连调表格抽象而来。数字代表一种连调格式，共有 19 种不同的格式。 \Rightarrow 代表词汇扩散的主要方向和强势连调式侵入的方向。这种以词汇扩散形式的侵入最终导致了替换合并。上述 6 处合并后大致就是苏州城区的两字组连调情况了。

综上所述，我们推测百年前苏州方言两字组广用式连调是这样的：从整体面貌上看依然是前字决定调型、后字附着别类，前字阴阳有别、后字调位中和。从类型上看上声、入声系（即前字是上声、入声的一横行）比较复杂，根据后字平上去入不同分成四类。平声、去声系平上声组（即后字是平声、上声的一纵列）不分，但均与去声组不同。去声连调近似或混同于平声连调（即使有差别也仅是后字轻重或升降而已）。从调型上看基本与现老派相似，多出的几组连调格式也仅是后字上略有差别。

六、余 论

本文采用列表读词语方式进行调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结论比较清晰，二是可以排除

词语连调受句中位置、句调、前后词等多方面影响。为了调查结果严谨，我们也将词语放入句子做了对比研究。结论是不管词语位置如何，连调组前字变调不会变化，后字有变化。后字变化规则是在句中读成平调 44，在句末读成降调 41/21。这和说话习惯相符：句中因前后词制约使语流平缓流畅故减少高低起伏，句末终了响度减弱以降调收尾。

以唐家村为例，与词语单念时比较可以发现：阴平系 44—21 与 44—44、阳平 / 阳去系 22—41 与 22—44 在句中相混，入声系 5—213、23—412 在句中简化成 5—23、23—41。相混简化的原因是在句中有整个句子提供语言环境，单个词语所承载的信息量就可以减少，即使没有精确的语音来辨义也不至于让听话的人听错词语或弄混概念。相反如果单说词语时没有语音上的区别，那么听话的人就弄不明白了。比如 *tɕi—sin* 可以是鸡心或者记性，在渭塘农村鸡心单读是 44—21，记性单读 44—44 两词不混。在“吃仔了鸡心长记性”句中，鸡心变调 44—44，记性变调 44—21 导致相混，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 44—21 和 44—44 是条件变体。

另外分析时还要注意词语在句中仍需保持独立的“语音词”地位，而不能变为其他“语音词”的组成成分。如月饼（1）也分两种，苏式月饼（2）勒以及广式月饼（3）。其中月饼（1）是独立的语音词，月饼（2）（3）不是独立的语音词，而是“苏式月饼 44—4—4—21”“广式月饼 42—23—4—21”这两个语音词的组成成分。因此就不能说月饼连调在句中从 23—41 变成了 4—21（44）。

发音人简介

苏州老派	钟荣泉	男	小学	退休工人	1928 年生于苏州平江路邾长巷
苏州新派	钟边婕	女	研究生	学 生	1992 年生于苏州市沧浪区
	陈奕超	男	本 科	公司职员	1992 年生于苏州市平江区
	顾皓昕	男	本 科	公司职员	1992 年生于苏州市沧浪区
苏州郊区	杜凤英	女	初 中	农 民	1967 年生于吴县蠡口乡杜家浜
	吴兴泉	男	高 中	基层公务员	1957 年生于吴县长青乡十图巷

参考文献

- 叶祥苓 1988 《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蔡倭 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 215131 510750276@qq.com）

一百年前的宁波音

陈佳磊

宁波话隶属于北部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是吴语的一种次方言，其通行于整个宁波舟山地区（不包括边缘地带、岔路口以及其他方言岛）。其内部一致性较高，通话程度较好，使用人口约 500 万，研究宁波话的历史，对研究宁波方言的现状以及吴语发展史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方言的历史语音受到当时科技条件的限制，所以只能借助各种描述方言的书面材料来构拟其真实的语音面貌。

本文将着重探究百年来宁波方言的 IPA 转写，至于演变过程将另文叙述。

目前能找到的详细记录宁波方言音系的书籍主要是 19 世纪末传教士以及汉学家所留下来的书面材料。本文采用的是睦礼逊·惠理（Rev. William T. Morrison）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1876, 下文简称《汇解》), 穆麟德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的《宁波方言音节》(*The Ningpo Syllabary*, 1901, 下文简称《音节》), 以及庄延龄 (Edward Harper Parker) 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1884) 中写的《宁波方言》(*The Ningpo Dialect*, 下文简称《方言》)。另外还有一本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1844, 下文简称《韵府》)。

而穆麟德还有一本材料《宁波方言便览》(*The 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 1910, 下文简称《便览》), 笔者并没有看到。而另一本更早的材料是 1868 年出版于上海的《宁波土话初学》(简称《初学》), 笔者也没有看到。不过根据胡方先生的说法,《初学》《汇解》《音节》《便览》的记音体例是一致的, 有且仅有《音节》有宁波方言音位的音值描述 (胡方 2001)。不过根据庄延龄的记音来看, 很明显, 后面几本书的体例仅仅是承袭关系, 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导致方言语音变化这一情况做出相应的修改, 这是不正确的。

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 这套承袭方案是由美国北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North)) 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与蓝亨利 (Henry Van Vleck Rankin) 于 1851 年 1 月开始设计的, 并为后世的传教士所沿用。这套方案的主要特点是见系齐齿以及撮口字均加入了腭化标记 y, 合口字均加入唇化标记 w, 值得注意的是其附录载有宁波绍兴台州音系的比较, 三套音系方案均出自同一套写法, 给后世学者的比较研究带来了不少的便利。

而庄延龄的方案写法形式上与传教士音系出入较大, 对于介音的处理, 他只保留了唇化 w, 而把 i 和 ü (即 IPA 的 y) 算作韵母。在其书前文的描述中, 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其方案的实际字母发音, 并表示对传教士音系表示批判性的继承。

其实两套方案的时间跨度达 30 年之久, 故音值的变化是明显的, 而庄氏没有明白语音是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的, 即其为时间的变量这点, 故无法正确地看待睦礼逊的体例, 也导致了高本汉对宁波方言的两套方案出入之大的怀疑 (引自徐通锵 1991)。

然而相对于更早的《英华韵府历阶》, 此书虽主题不是宁波话, 主要着重介绍了官场用语 (court dialect)、粤语以及闽南语, 而宁波话和潮州话比较单薄, 但是也有较为详细的音

系列表，材料有较大的不同和复杂性，且其音系的标记体例是具有一定的过于细致的嫌疑。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随《韵府》出版于 1844 年，但是由于其中的宁波话字表来源于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伦敦来华传教士），可以得出美魏茶的音系的建立应该早于或等于 1844 年，也就是早于丁韪良制定的音系拼音方案（1851 年）的时间^①，两者音系差异之明显有如《现代吴语的研究》的宁波音系和《鄞县通志》的差别（参下文），故也只能推断其前者较为老派，而后者较为新派，导致跨度拉大。

我们这里把音系分成三期，第一期——Milne 阶段（《韵府》阶段），第二期——Martin—Rankin 阶段（《初学》《便览》《汇解》阶段），以及第三期——Packer 阶段（《方言》阶段），当然还可以根据《音节》的体例描述，我们构拟第四期 Möllendorff 的音系，然由于篇幅所限，第四期的音系我们从略介绍，而且其与庄的音系差异并不大。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音系表均采用名从主人的原则，有些不依据现在吴语普遍的音系标记写法，譬如，介音的归属等^②。

由于民国时，仍有一本关于宁波府城话的描述书，即《鄞县通志·方言》（简称《通志》），本文也将顺带联系一下此书。另根据徐通锵先生文（1991），比《通志》更早的几年，还有一篇寒涛先生的《宁波方音和国音比较的札记》（1922），但徐通锵先生没有花太多笔墨在《札记》上，可能其音系基本上与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趋同。

一、《英华韵府历阶》——第一阶段的音系

如前言所述，这本书中的宁波话是比较少的篇幅，且有一些讹误，以及一些奇怪的对立和单个声韵的字，但是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这本书的宁波话不标记浊音，但是可以通过其四角标调符的阴阳调区别差异，然对于阳调字的送气与否是混乱的。

声韵的写法如前言所述。

i. 声母部分

拼音	IPA	例字	拼音	IPA	例字	拼音	IPA	例字	拼音	IPA	例字	拼音	IPA	例字	拼音	IPA	例字
p	p	波必	p [‘]	p [‘]	破撇	p [‘]	b	爬排	f	f	方法	f	v	万文	m	m	米萌
pw	p ^w	半	pw [‘]	p ^{w‘}	盘	pw [‘]	b ^w	③									
t	t	答丹	t [‘]	t [‘]	塔天	t [‘]	d	堂桃				l	l	狼列	n	n	纳南
k	k	戈兼	k [‘]	k [‘]	空巧	k [‘]	g	拳求	h	h	火吁	h	f	红合	ng	ŋ	瓦兀
kw	k ^w	瓜圭	kw [‘]	k ^{w‘}	昆匡	kw [‘]	g ^w	④	hw	h ^w	昏忽				ngw	ŋ ^w	傲牛
ts	ts	走将	ts [‘]	ts [‘]	雀青	ts [‘]	d ^z	才惨	s	s	扫沙	z	z	余床			
ch	t ^c	章召	ch [‘]	t ^{c‘}	车沉	ch [‘]	d ^c	长直	sh	ç	说手	j	z	人若	ny	j ⁿ	言 ^⑤
/	?	安一	w	w	王为	y	j	于叶	jw	j ^w	润云						

① 美魏茶在宁波逗留了 7 个月，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宁波的书面文字材料，时间为 1842 年 12 月 7 日至 1843 年 7 月 7 日（孙广平 2007）。

② 下文音系中的 y 前面的 i 可省可不省，故可以看作无韵头，笔者均不省。

③ 根据音系规则似乎有 b^w，然而字表是无字的。

④ 字表 g^w 应该无字的，而群的写法是奇怪的——_s kwan，转写成国际大致是 g^{wən}，这个字也应该是讹误才对，声韵皆不符合规则，且忘记加上浊送气符，疑似抄自其他方音；原文未提紧喉次浊。

⑤ ny 仅仅出现了一次，即“言”字。

ii. 韵母部分

	/	í	ú	á	ó	é	ái	ü			
	í	i	u	a	o	e	ɛ	y			
	士子	希衣	父湖	祚	余	车	排晒	主			
			iú	ia	io	ié	iái				
			iu	ia	iɔ	ie	ie				
阴声韵			休流	加茄	亚	者	皆				
			ei	áu	au	ò					
			ei	au	əu	ou					
			绥兑	闹包	否楼	果罗					
				iáu							
				iau							
					孝巧						
	an	ien	ín	in	un	én	án	ún	üen	uen	ün
	ən	ien	in	m	yun	en	æn	un	øn	iøn	iyn
	跟文	兼欠	塵连	真神	谆顺	安看	凡兰	满官	段团	全攢	捐专
阳声韵			ing	áng	ang	ung	ong	üng			
			iŋ	aŋ	əŋ	uŋ	oŋ	iŋŋ			
			忻仍	生萌	更寸	宗冬	方缸	春			
				iáng		iung	iong				
				iaŋ		iŋŋ	iŋŋ				
				向强		戎穷	江				
	ik	ák	ak	uk	ok	ük					
	ík	ak	ək	uk	ɔk	iyk					
	檄	宍夺	勒	卜督	学角	术					
		iák	iak	iuk	iok						
		iak	iæk	iuk	iɔk						
入声韵			虐甲	雀	菊	学角					
			ih	áh	ah	uh	oh	óh	üeh	üh	
			i?	a?	ə?	u?	o?	ɔ?	ye?	iy?	
			直律	法八	纳末	陆木	泊托	卓棹	穴	雪	
			ieh	iáh	iah						
			ie?	ia?	iə?						
			揭	狭协	略						
						r̥h	ŋ				
						əl	ŋ̊	①			
声化韵						而	五				

① 原文完全没有提到 n 和 m 的自成音节。

另：恋字原文写作 *luen*，说明中表示像是 *lwan* 或者 *lwon*，疑是特字，写作 *luøn*。显而易见，第一行是 IPA，第二行是其标注形式，第三行是例字。本音系表标出省略的介音。

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韵府》中的宁波音系，其 c 组字母（不是 IPA，也就是舌叶/舌面）的拼合上和《汇解》一致，即其默认与通摄字相拼，自带介音 i/y，“穷”字暴露了这个特性，字典中标记为 *k'itung/ch'ung*，由此也可说明 *ung* 韵在 *ch* 组字下带着 i 音，基本上无可能“穷”读如舌叶洪音，类似现代的“重”。这个说法与庄的描述是出奇一致的），依靠四角标调来区分其阴阳清浊，遗憾的是，穷字四个方言都被标成了阴平（差了“c”下的“_”），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 *m* 和 *yun*，以及 *un*、*øn*、*iøn*、*iyn* 的一些问题，前两者后世与 *iŋŋ* 合并成的就是庄延龄的主元音为 i 的 *ɪŋŋ*（请参看下文），*yun* 的《韵府》写法是 *un*，很明显由于拼合舌叶/舌面音，介音被省略了。而 *un* 就是桓韵的钝音字，不过帮组有些特别，部分字存在 *pun* 和 *pʷæn* 两读（以 p 代表整个帮组），后者更为存古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字表上看后者有消失的趋势。对于段、团两字，字表中的写法是奇怪的，写作 *tüen*（以 t 作为代表写法），显而易见宁波话中没有 t 系拼合撮口的这种音节。另一方面，整个字表的五种方言的拼音的整体性是良好的，且没有出现后世中的德式字母 ö，作者也是一个英国人，虽不知道卫三畏有没有改编过这个拼音方案，但是音系中存在德式的 ö（前圆唇元音的一类元音）是肯定的，后世也显现了这个元音。又可知这两个字都来自桓韵的锐音字，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对于 *ün* 韵，也就是山合三字，将锐音和 k 系分开这是庄的特色，且两者发展并不一样，庄氏的写法也是不同的（*ün* 和 *üen*），这两个韵《韵府》以后三四十年来是未曾改变的，也就是和前文庄的时代一致，但是为啥《韵府》和《汇解》一系的书 k 就是拼 *ün* 呢？我认为原本是一致的，之所以分开演变是因为声母条件的差异导致的。而对于全和攒字，写作 *chuen*/*ch'uen*，这个元音在后世是与 *ün* 的锐音字合并的，因此读音理应相近。即

专川全	等字	<i>tciøn&tciyn>tʃiŋ>tciy&tsy</i>
捐圈	等字	<i>kiŋn>tçyē>tçy</i>
团段	等字	<i>tøn>tø>tø</i>

其演变的结果是符合《宁波方言词典》以及《宁波市志·方言》的。

又，体例说明中，有关 e, é 和 è 的描述是比较奇怪的，可见作者本身的语言学功底欠缺，笔者将这三个依次拟作从高到低的前不圆唇元音，即 e, E 和 ε。这样构拟，是符合历史演变规律的。

音系中的蟹摄开口一二等均写作 ái，根据前文说明可知均为 e，与麻三文读的 E 形成对立，只有才字有 e 的两读法。

当然对于 -n 尾，此处是存疑的，毕竟 -n, -ŋ, -k, -ʔ, -ø 这样五对立而无 -t 的音系是很少见的，至少我没见到过，为何没有 -t，这点是很奇怪的。不过，原文中的潮州话是用角标 n 代表鼻化的，既然是同一套拼音，宁波话不写角标 n 应该是有原因的，要么真的是阳声韵，要么只是在无对立条件下原作者的特殊书写方式，此处记作 -n 而不写鼻化。有个特例，这里特别地提一下，文中显示——叕 chüt，这个字不知道算是个案，还是一个误印，一般地看，这个字是一个讹误，作者或者出版者由于受到同行其他方言的拼音的影响而错写；另一方面，由于五种方音的拼音为一套，拼写的方式肯定会被整体化、音位化，

并有可能被影响而讹误到，前文所述的群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所以，chüt的错误不足为奇。

二、Martin—Rankin 方案——第二阶段的音系

i. 声母部分

唇 音	p p	p' p'	b b	f f	v v	m m	r̩ ?m
舌尖音	t t	t' t'	d d	?n ñ	n n	l l	l̩ ?l
舌尖前音	ts ts	ts' ts'	dz dz	s s	z z		
舌面音	c tç	c' tç'	dj dʒ	sh ç	j ʒ		
舌根音	k k	k' k'	g g	h h	‘ fi	ng ñg	ñg ?ŋ
唇化舌根音	kw kw	kw' kw'	gw gw	hw hw		ngw ñgw	①
舌面中音	ky c	ky' c'	gy ʃ	hy ç		ny jn	ñy ?jn
半元音	w w	y j					
零声母	/ ?	w̩ ?u					

ii. 韵母部分

	/	i	u	a	ö	æ	ü	eo	e	ao	o
阴声韵	ɪ	i	u	a	ɔ	E	y	øy	ei	aø	ou
	史慈	衣比	步努	鞋大	丫查	爱车	句主	头愁	佩队	奥道	火科
			iu	ia	üö	iae				iao	
			iu	ia	yɔ	iɛ				iæ	
			忧求	卸爹	亚鶲	皆写				要条	
阳声韵		en	æn	ön	un	ün	in				
		ein	æn	øn	un	iyn	in				
			甘汉	兰凡	短团	官半	船捐	严年			
	ang	öng	eng	ong	ing	ing	üing	üong			
	ang	øng	əŋ	ɔŋ	iŋ	iŋy	yŋ	yŋ			
声韵	挣冷	刚芒	等恨	冬龙	轻丁	顺神	群云	中迥			
	iang	üöng									
	iang	yøng									
	两强	降江									
入声韵		ah	eh	oh	öh	ih	ih	üih			
		a?	ə?	o?	ɔ?	i?	i?	y?			
		答八	德勤	国木	各足	一七	术日	月决			
		iah		üoh	üöh						
		ia?		yo?	yɔ?						
		脚雀		玉曲	育确						
声化韵		m	ng	r							
		m̩	ŋ̩	əl							
		姆呒	五𠹂	而耳							

① 系统中似乎没有 η^w 对应的紧喉音位。